

ᠮᠣᠩᠭᠤᠯᠤᠰ ᠡᠭᠡᠳᠡᠨ ᠲᠤᠨ ᠭᠤᠨ ᠨᠠᠭ ᠤᠯᠤᠰ

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

第二集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

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二集)

目 录

前言..... 克尔伦(1)

学术论文

阴山史前狩猎文明..... 盖山林、盖志毅(1)

内蒙古秦汉以前畜牧遗存述论..... 崔璇(27)

内蒙古五畜史话..... 胡和鲁(41)

蒙古部向畜牧业过渡及其所有制形态

..... 留金锁、萨纳赛汉(53)

有游牧业特色的成吉思汗兵制..... 巴音图(69)

古代北方民族怎样看待内蒙古地区的农业..... 沈斌华(80)

蒙古诸部统一之前手工业生产剖析..... 孟广跃(86)

历史上蒙古族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简述..... 王 路(96)

人口迁移对蒙古族经济的影响..... 沈斌华(108)

元代的蝗患与畜牧业的关系..... 洪用斌(113)

牧区“白灾”及防御对策..... 额尔敦布和(138)

浅谈清王朝时期蒙古族经济衰落的原因..... 金巴塔(160)

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促进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

..... 布和朝鲁(166)

初论乌审旗家庭牧场..... 克尔伦、陈思波(179)

论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高级形式..... 苏 浩(188)

谈草原畜牧业基本特征..... 暴庆五(195)

重要资料

迈斯基《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1919年)

.....汉昭译稿 纳古单夫审校整理(207)

蒙古族的游牧生产及其形态的历史变迁.....(日本)大阪
大学人文科学部杉田、久留美撰文,苏浩·马佳译,布林校(318)

研究述评

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陈献国(325)

后记.....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338)

阴山史前狩猎文明

盖山林 盖志毅

雄伟峭丽的阴山山脉，象一座天然的屏壁横亘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古往今来，这里有无数从事狩猎、畜牧业的部落和民族在这里交替出现过，并创造过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猎牧业文明。然而，由于资料缺乏，人们对于猎牧民历史的认识一直是比较模糊的。近几年来，由于大批狩猎岩画的发现，为我们探索阴山古代的狩猎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拟通过阴山狩猎岩画、细石器遗存和文献记载，对古代阴山狩猎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初步探索。

一、古代阴山存在过一个狩猎时代

世界各地每个民族差不多都经历过狩猎经济阶段。那时的生活情景，正如我们祖先记载的那样：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构木为巢，以逐群害”①。

“野居穴处，未有食室，则与禽兽同域”②。

“兽处群居，以力相争。”③

“山居则食鸟兽……近水则食鱼鳖螺蛤”④。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禽兽多”⑤。

“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逐长……，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⑥。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到我国狩猎时代一幕幕的生活图象，猎

民们过着和禽兽“同域”、“共居”和“以力相争”的生活。阴山狩猎时代的生活情景，也应与此类似，可惜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况，在古文献中没有记载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阴山地带进入游牧时代狩猎业的一些情况。比如，公元前约一个世纪的汉时代人，说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鼠，少长，则射狐兔，因为食”，又说匈奴的习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⑦相继来阴山游牧的乌桓与鲜卑，同样是：“俗善骑射，猎禽兽为事。”⑧说明进入游牧社会之后，阴山各游牧民族，仍把猎兽，充做食物的重要来源。

在考古资料中，较能说明阴山乃至整个蒙古高原狩猎时代经济生活的，是广泛分布于阴山南北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存。在近二十年来，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阴山山脉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以北的内蒙古高原，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存（其中也包括许多兼有其它经济活动的细石器遗存）。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说：“我们不仅要看到冰期给人类起源和分布带来的影响，还得考虑冰期过后所造成的地理环境，在此还可以举出如下的例子：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处内陆，现在气候变化剧烈，平均雨量很少，除了西北山区雨量较多，土壤比较湿润，植物比较茂盛外，广大的戈壁地区都相当干旱，可是当新石器时代的气候，并非如此。据报导说，蒙古新石器时代的各种遗存，在它的全境几乎都有发现。从1922年起至1962年止，40年间发现了约有80处文化地点。现在戈壁地区人烟稀少。可是从考古学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人口密度都比现在密得多。例如，南戈壁省满达尔鄂博苏木的巴彦扎克（即沙巴拉克），新石器时代的人在那里居住的就不少，因为那一带发现了石器、陶器、炉灶、蛋壳制的装饰品和动物的骨头等等；还有一处制造石器的工场。从而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当末次冰期的时候，蒙古处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强烈的冰盖影响之下，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到了新石器时

代的时候，大量的冰雪融化，使低地变成许多湖泊和河流。湖泊和河流动植物也就随着繁盛起来，由于互相通连，鱼类必然得到迅速繁殖，同时也为野兽提供了栖息之处，有了这样的优越条件，人类为了狩猎和捕鱼，也必然由南向北迁移。”（9）水丰草茂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在此基础上滋生繁殖的大批禽兽，为发展狩猎经济提供了必备条件，处于蒙古高原南部的阴山古代狩猎业就是凭籍这种自然条件发展起来的。

阴山南北发现的各个细石器遗存，在时代上和文化面貌上呈现着很大的共同性，都分布在黑土层的上面。说明那时的狩猎部落，都居住在这层肥沃的黑土层之上。这一黑土层，是腐植质形成的，它之所以呈黑色，是由于这里气候寒冷，腐植质氧化不好所致。这层土质较细腻，含沙量较少，在水分充足的情况下，在此地面上，必然生长着繁茂的杂草，这为百兽和飞禽的繁衍和生长提供了便利条件。各个文化遗址，灰层（即文化层）一般都很薄，这是尾随禽兽而游荡的狩猎经济在居住方面的反映。

狩猎部落和原始农业部落、畜牧业部落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有很大不同，从而导致了生活用器、生产用物方面的差异。狩猎部落的流动性，不仅大大超过农业部落，也比畜牧部落流动性大。为了适应这种流动性较大的生活方式，其陶器等生活器皿，一般不会象农业部落那么精致，从器形看大都为盛水的容器或煮肉的炊具，为了便于导热和不致崩裂，陶质一般较粗，其内属有砂粒。他们不象原始农业部落那样，在比较稳定定居环境中，热心于陶工，因此，陶器较粗糙。器面纹饰较少。双耳器较多，这正适合于狩猎骑马生活的需要。

在生产工具方面，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部落相比，也有显著特色。在生产用具方面一个显著特点，是符合狩猎部落生产的需要。生产工具是由燧石、石英、玛瑙等坚硬石料做成的细小石器。他们对箭头的制作十分精心，制出凸尾、平尾和凹尾等各种

式样，器身或大或小，形状或长或短，两侧边前聚成锋利的前锋，遍体经过精琢。箭头上蘸着毒药，射中动物后，即可将其射伤或致死。柳叶状的石叶，当时充作刀用，边刃或尖端十分锋利，可用来宰杀野牲或阉割公畜。指甲形、圆形、长圆形，以及各种不规则形的刮削器，可能是剥皮和刮皮上油脂用的。

另外一些生产工具，如石斧等，与其说跟原始的锄农业有关，倒不如说它与狩猎业的辅助经济部门——采集业有关。因为采集业，不仅用手采食植物的果实、籽粒或茎叶，也用石器去挖掘植物的块根，比如，草原上野葱、野韭和甘草根，都可充作食物或饮料。至于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存习见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大概也不能与原始农业联系起来，因为它不是用来加工粮食的，似是用来加工草实的，是与采集业密切相关的。

总之，在阴山南北蒙古高原上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存出现的生产工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狩猎工具或与狩猎有关的用具；另一类是与采集业有关的用具，说明当时狩猎部落，以猎取野兽为主要生活来源，但同时辅以采集业，做为狩猎业的补充。

阴山以南以北辽阔草原上的狩猎部落的文化遗存，为我们重构阴山地带古代狩猎部落的社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时至今日，在阴山地区，尚未发掘过典型的狩猎人文化遗存，只是零星地采集到一些猎具，经过发掘的遗址，例如包头阿善遗址，是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业。到目前为止，真正能说明古代阴山狩猎社会面貌的是近年来，在阴山西段狼山地区发现的狩猎岩画。

在阴山史前岩画中，狩猎或与狩猎有关的画面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从新石器时代经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美术作品，记录了人类童年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最真实的感受，用生动形象的图画，再现了当年终日驰骋于深山幽谷的猎人富有风趣的生活现实。

见于画面的猎人形象，一般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平时带着弓箭，骑着马或徒步，满山遍野的游荡，到处寻找猎物。他们的弓，一般弓拉满月，含箭待发。但也有的只擎着一张空弓，大约表示箭已离弦射出。

阴山先民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很早就认识到，肉类食物中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因此，他们很早就按照这个道理去从事生产劳动——从事各种形式的狩猎活动。打猎的各种方式，在阴山狩猎岩画中均得到了体现。就参加狩猎的人数和方式讲，有独猎、双人猎、众猎和围猎五种。

在所有的狩猎活动中，独猎的场面最多。有的引弓待发，作描准之状，但前面并没有狩猎的对象，可见这里并非表示实际狩猎的情况，而是对狩猎生活的回忆或演习。有的盘马张弓，箭头远远对准前方的野性或箭头对住野性的身躯，一般是前胸、腹部或头部等致野性于死地的要害部位，但也有射中尾巴的，长尾从兽体上跌落下来。有的猎人，手中执弓搭箭，站在百兽中，以示获物甚多。有些猎人的动感很强烈，是猎人用力弯弓，箭即将脱弦而出一瞬间的情景。猎人弓前，往往不是一只野性，而是一群兽类：有野马、鹿、岩羊、野猪、虎、豹、罕达犴、狐狸，野牛等各种各样的动物，或单纯的某一种兽类。在被猎取的动物中，有的仔兽正在母腹下吮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双人猎是两个猎人通力合作共同打一只野兽，两人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双方配合得十分紧密。这种行猎方式，最使野兽无法躲藏，击中率较高。在乌拉特中旗有一幅双猎图，分外有趣：两人共同打一只鹿，一人骑马，从鹿前射击，一人徒步，从鹿后射去，鹿满身中箭，但还站着作最后挣扎，活现了这次合作行猎的成功。

三人猎是由三个人同时行猎，或各打各的，或三人共同打一只动物。在乌拉特中旗南部有一幅三人行猎图，三个勇敢的猎

人，共同打一只野牲，其中一个猎人击中了颈部，另外两个猎人，分别击中了猎物的臂部和腿部。

众猎场面，人数都在四人以上，有的多至六、七人。他们可能是同一氏族的男子，也可能是不期而迁的不同氏族的成员。多数画面上，有众多的引弓执箭的猎人与许多动物混杂在一起，或由若干人围住一只动物协同行猎，或者是各打各的，看不出彼此间是联合行动。这类行猎，因为没有一定秩序，故可视作群猎。

围猎是一种集体的大规模行猎活动，通常由三、四人至七、八人围作扇面形共同向野兽射击，在众猎人中，常有一个空手者，他可能是狩猎的指挥者或对野兽的监视人。

见于岩画的围猎情景，正如斯·依·瓦音什捷仁对图瓦人围猎描述的那样：“围猎的猎人，一般由四至六人组成，但有时甚至还要多一些，他们彼此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在鹿譬的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然后，慢慢缩小。每个猎人要声嘶力竭地呼喊，并且，千方百计制造出最大的响声，以使猎兽惊惧乱跑。这样，围猎的结果，有时，能使整个兽群成为猎人们的胜利品。”（10）无疑这种行猎，完全是一种有组织、有分工的集体劳动。

猎人把从实际得来的狩猎知识凿刻在石壁上，为的是获得野兽，具有明显的巫术意义，但通过对狩猎的事先“预习”，有助于狩猎的成功。正如我国学者朱狄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原始人的一次巨大围猎，往往需要上百个猎手的事先部署，而一次实际的围猎既成定局，胜败都无法挽回。但是，如果这种围猎的部署事先通过了某种原始的宗教仪式，用动物的形象来事先作一番研究和预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狩猎的巫术实际上有可能成为人类最早的符号操作。现代化人对于没有把握的事，事先往往用符号来进行演习，原始人无意之中也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在图象中标明哪一部位是某一动物最易致命的部位，这类在实际效果上类似于符号操作的巫术信仰可能真的会有助于狩猎

的成功”，因此，猎人在凿刻狩猎图画时，十分严肃认真。

狩猎的武器有弓箭、木棒、刀、剑、弩、流星索，有些画面中，还有类似陷阱一类的图形。在所有的武器中，以弓箭使用最广泛，其中有长弓和短弓。长弓甚大，比人还要高，短弓也过人之半。这样高大的木弓，是对当时弓形的如实描写，伊林·谢加爾在《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中说：“人为了造成箭，需要几千年。起初从弓上射出去的并不是箭，而是本来就有的投枪。因此，弓也必须在那时做得很大——象人那样高”。见于阴山岩画的弓可能是用木料做成的、箭的样式分为六式：

I式呈杆形，一般末端尖锐，但也有平头者。

II式呈棒形，箭头甚长，基部较宽，基下连铤。

III式箭头平面呈三角形，断面可能是三棱形的。

IV式秃头形，顶端粗短。

V式箭头呈十字形。

VI式箭头呈彗形，短铤。

以上各种各样箭头，早期可能是用石、骨制成的，后来还有铜质和铁质的。见于岩画中的有些石簇，与阴山南北草原上，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存中，出土的石簇相似，便是证明。弓弦可能是用皮革或筋做成的。大概也象其它地方一样，也可能流行着在箭头上放毒药的习惯。箭形多呈杆状，长铤（箭杆），器形接近于木矛，应是早期弓形的特征。往后铤逐渐变短。箭头除三棱形、尖形、十字形，彗形之外，还有一种钝头箭，颇如小圆状，目的是猎取美丽羽毛的鸟类或细毛小兽，不至于被血迹污染。类似的球状箭头，不仅见于邻近的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岩画中，也见于美拉尼西亚人之中。在乌兰察布岩画中，有一幅猎人弋射飞鸟的岩画，箭悉作圆球状，这是此类箭头猎取对象的形象说明。

弓箭的发展，是千千万万个猎人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这是

第一次把弯起来的树枝的弹性和人的臂力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武器有广泛的用途，不仅可用于狩猎而且也可用于捕鱼。但是，弓矢的发明，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弓矢上的各种力学的结合，是如此的巧妙，所以它的发明决不能归诸于偶然。某种树木有弹力和韧性，动物筋或植物纤维弦在弯弓上的张力，最后，供人类的筋力而结合以上这些力以发矢等现象，对于野蛮人的心灵上，都不是很明显的启示。……只有这一事实看来，当弓矢初次出现时，已可表示人类在野蛮状态中已是相当进步了”。（11）它具有在其之前任何一种工具（如长矛、梭标、投枪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强大武器。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对人类发明弓箭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弓矢的发明，“对于猎取禽兽肉之永久性的增加，即其显例。这一值得注意的发明，继矛及战斗用的棍棒而起，出现于野蛮时代的末叶，给狩猎上以第一种致命的武器。这一发明，曾用来以标志野蛮高级状态开始。它在古代社会向上的发展上，必会给以有力的影响。在他对于野蛮时代之关系上，恰好铁制刀剑之对于开化时代，火器之对于文明时代之关系一样”（12）。弓箭无论在射程、射速和命中率方面都是其它武器所不及的。它的三点一直线的描准，为后来的装器奠定了基础，射程一般为80——100米，印第安人的重弓射程远达450米，优秀射手每分钟发箭20发。弓箭具有速度快，推动力大，杀伤力强等特点，而且一触即发，能够有效的猎取善于奔跑的动物。据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的资料，他们远距离引弓发箭，可以将鹿射穿，北美阿帕赤部落的射手能在三百步以内射穿人。在中美征服时期，有的西班牙骑兵不但被射穿，而且又被箭钉在马上（13）。由此可以推知，弓箭在古代阴山居民中是威力最大的武装，有了弓箭之后，无论是灵活的岩羊，善奔的野马，机警的麋鹿，凶猛的虎豹，都逃脱不了猎人之手。

除弓箭外，从岩画看，猎人也使用自远古以来代代相传的传

统武器——棍棒，以及环首弧背刀，绳索、剑和弩等。

阴山狩猎时期，是否也象其它地方的猎人，利用陷阱去捕捉野兽呢？阴山岩画中，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但在磴口县托林沟一幅狩猎岩画中，在猎人之旁，有一“因”形图画，大约表示陷阱，如果理解不错的话，这就为我们去假设阴山已有陷阱捕兽提供了依据。

在阴山狩猎岩画中，可以经常见到，有猎狗跟随猎人，这是由于猎狗嗅觉十分灵敏。据说狗的鼻子能够分辨出上万种不同气味，猎犬靠敏锐的嗅觉，不仅能发现野兽的足迹，去向和洞穴里的野兽，而且能去追捕那些受伤而逃的野兽，还能帮猎人守卫住地，代人运输、转移及预先警告危险情况等。猎犬这些特殊本领，使它在狩猎时代直至游牧时代，一直是猎牧民的得力助手和伙伴。据历史学家康拉德·洛伦兹的推断，“狗是人的第一个结盟者”，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猎获动物需要狗的帮助，而狗的食物则往往仰仗人的赏赐。

直到现代部落中，狗仍是猎牧民的得力助手。比如内蒙古鄂温克人在进行狩猎时，除了携带武器外，还备有好的猎狗，就是一例。狗也是鄂伦春人狩猎的助手，不仅用它发现兽踪，还让狗跟踪野兽。在狩猎中，需要猎狗帮助追捕或与之搏斗，因此，一个鄂伦春猎手，通常有几条猎狗，作为深山密林中的伙伴和狩猎的助手。

总之，阴山南北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存，古文献记载，尤其是阴山狩猎岩画，都证实远古阴山地区，与世界各地一样，确实存在过一个漫长的狩猎时期。阴山狩猎岩画，从若干侧面再现了当时狩猎社会的面影。

二、古代阴山狩猎业的特点

古代阴山狩猎业是古代蒙古高原狩猎业的组成部分，它与其它地方古代狩猎业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但也有许多独具的特点。

首先，起源早。由于阴山位于蒙古高原的南部，气温较高，山中水丰草茂，因此，产生狩猎业的时间，要比周围地区发展狩猎业早一些。

其次，这里的狩猎业要比周围地区发展水平高，更具有典型的意义。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看，阴山狩猎岩画数量最多，所反映的狩猎场面最宏大，这是其北面的内蒙古草原，蒙古草原及其南部的鄂尔多斯草原不可比拟的。阴山之北的乌兰察布草原，虽然有一些以狩猎为主的细石器遗存，也有一些狩猎岩画，但规模甚小，不足与阴山狩猎岩画相比。在蒙古的中央省都尔伯勒镇，库苏勒省库苏湖畔和南戈壁省的哈夫茨盖特、达兰匝嘎德等地发现有狩猎岩画(14)，那里有猎人射击野羊、野马和鹿的场面，也有化妆的猎人形象，他们手持弓箭、腰佩戈形武器，但从狩猎的规模和狩猎画面的数量看，比起阴山地区要逊色得多。

其三，阴山狩猎业延续时间最长，从阴山岩画反映的情况看，至迟到新石器时代，阴山地区便到了狩猎经济的鼎盛时期，其后历数千年而不衰，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蒙古人。到青铜时代，这里虽然也转变为畜牧业经济，但狩猎业仍是重要的生产部门。这种情况，不仅可以从后期岩画中看到，在古文献记载中，屡屡提及，比如公元前一世纪末，汉元帝的郎中候应说：“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昌顿单于依阻其间，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15)经过四百多年，到公元423年，北魏的世祖拓跋焘即位，他的臣下长孙蒿、长孙翰、奚

斤等说：“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

(16)到北魏神鹿四年，“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佛、库若干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17)到了公元436年，北魏太延二年，“冬，

十有一月，己酉，行幸固阳，驰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18)十三世纪前半叶，据耶律楚材《扈从羽猎》记载，阴山西段狼山地区尚有狐狸、豹、熊、兔、獐驼等野生动物。直到元明清时期，这里的狩猎业还是有一定规模的。肖大亨《北虏风俗》谓：

“若夫射猎虽夷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搜。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乃至秋风初起，塞草尽枯，弓劲马强，兽肥隼击，虏酋下令，大会蹕林，千骑雷动，万马云翔，校猎阴山，旬旬不返，积兽若丘陵，数众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规也，然亦有首从之别，如一兽之获，其皮毛蹄角以颁首射，旌其能也，肉则爪分同其利也。”又谓：“稍长，则以射猎为业，晨而出，晚而归，所获禽兽，夫既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可见当蒙古人居住在这里的时候，仍把狩猎当做“常业”，猎物可达“积兽若丘陵”的程度。明代(1368——1644年)蒙古人仍在这里进行大规模围猎，《释语》谓：“善猎，觐兽所在，则集众合围，多至万人或数人……僵禽毙兽，烂若磳砾，此正彼之为生也”。直到清代光绪年间，阴山尚有狼、獾、狐、虎、豹、、鹿及黄羊，，青羊等兽类。(19)

其四，猎业与牧业、军事紧密结合。早在阴山狩猎时代，狩猎与军事就结合在一起了，一个猎手，到了战争期间，同时又是披坚执锐的武士。到青铜时代，进入畜牧社会后，一个猎手，不仅要打猎，还要放牧，一旦有战争，又是一个士兵，将猎、牧、军三种职能集于一身。《史记·匈奴列传》谓：“土生能弯弓，

尽为甲骑”，又谓：“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这正反映了匈奴氏族中，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是相结合的，在狩猎进行中，一旦有情况，随时可以把它转变为对敌战斗。

从现有的资料看，随着历史的发展，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到青铜时代狩猎经济，先后进入以游牧为主的社会，唯独阴山及其它一些地方，狩猎业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进入到以畜牧为主的社会后，在畜牧社会中，也一直遗留着狩猎经济的烙印。

其五，阴山史前狩猎业，对其后阴山游牧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历史上阴山游牧各族的狩猎传统，起源于遥远的阴山史前狩猎时代，历代的游牧人，在发达的狩猎—畜牧经济基础上，在阴山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上称王称霸，建立过许多狩猎人和游牧人的政权。

历史上，阴山游牧人的军事制度，脱胎于狩猎制度，不管是匈奴人，还是其后的突厥人，狩猎组织和军事组织都是相结合的。突厥汗国的军事制度，是从代代相传的围猎制度演变来的，猎手的装备同时又是骑士的装备。《大唐创业起居注》谓：“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陈。以弓矢为爪牙以甲冑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新唐书·突厥传》也谓：“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之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无常处，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显然，突厥人的狩猎、游牧生活方式，规定了他们必须采用的相应的军事活动方式，它的“武事”起源，必与“射猎”有关。

突厥人的围猎规模甚大，唐代高僧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曾目击过突厥人围猎：“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其余军众，皆裘园毛毳毛，梁纛瑞弓，极目不知其表。”

(20)女真人举行围猎时，“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标帜之”，并在“出猎开围之际，齐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额，属九人而行，各照方面，不许错乱”。(21)可见当时的围猎是一种有组织、有分工的集体劳动，有围猎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蒙古人的围猎就类似出兵(22)。成吉思汗常说，行猎是军队长官的正当职司。每逢汗要出外行猎，就传下诏旨，命令驻扎在大本营周围和斡耳朵附近的军队作好准备。军队的左右翼和中路排好队形，由大异率领……花上一至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一次围猎，逐步地把野兽追赶在一起，这时圈子中，充满了各种兽类的哀嚎声、喧嚣声、咆哮声、骚动声，围猎再收缩到野兽不能跑动，汗便带着几个随从着先驰入，随后诸王，那颜、将官和军队顺序进入，在群兽中发矢射击野兽。(23)可见，古代阴山地区游牧人的军事与狩猎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猎人与士兵之合一上，同时围猎的方式，直接给军事制度以影响。比如，游牧人围猎时，通常是分翼标旗，十人一组，这种行猎制度移到军事方面，便成为左中右的配置方式和十进位的编制原则(24)。

那末，古代阴山地区的狩猎业为什么能具备上述特点呢？这必须从古代阴山独具的自然环境中去探寻原因。

古代阴山水丰草茂，树木繁盛，便于兽类生存。阴山地形复杂多变，山中多岩洞，便于野兽藏身匿影和生育繁殖，猎人难以发现它，即使发现也不易击中。阴山山高壑深，人烟稀少，使百兽能按照自然规律繁衍生长，很少受人的干扰。古代阴山所具备的这些条件，使这里的野兽比蒙古高原其它地方要多，这是狩猎经济的物质基础。

阴山中野兽之多，是十分惊人的，这不仅阴山动物岩画中可以看见，也为其它考古发现所证实。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鹿的骨骼和鹿角。阴山山脉之南“河套人”故居萨拉乌苏河畔，发现有野猪、野马、野驴、羚羊、古象、水

牛、原始牛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动物化石。近年来又在阿拉善左旗，先后发现晚更新世末期的四具野马化石和一具野牛化石。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阴山地带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不少动物骨骼，比如包头转龙藏遗址中，出土有狗、羊、狗、马等动物骨骼。1974年在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南麓乌苏图水库附近发现有比较完整的鹿角化石。这些都是古代阴山多兽类的直接证据。倘若将阴山动物岩画、阴山地带发现动物骨骼与我国古文献对这里动物种类的记载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我们不仅可以得出古代阴山多禽兽的正确结论，而且还将知道古代阴山禽兽的种类、增减变化和每种野生动物所占的大致比例。

阴山古代狩猎业发达的原因，不仅可以从这里便于禽兽生长和野兽众多去思考，也与这里不便于发展畜牧业有关。阴山山高谷深，白天狼虫虎豹窜伏各处，夜间百兽四处奔走，不仅不便于放牧，连人畜外出都受到威胁，山中虽有青草，但并非理想的草场，每逢寒冬，大雪封山，山之上下一片银白世界，家畜采食极为不便。这种便于狩猎而不利于畜牧的自然环境，使狩猎业能长期存在，即使到了畜牧时期狩猎业仍作为畜牧业的辅助部门而延续下来。

三、由狩猎向畜牧转化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飞跃

畜牧业是如何起源的，一元还是多元？是从狩猎业还是从原始锄农业发展来的？在各国学者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阴山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岩画所反映的情况看，可以肯定地说，阴山的畜牧业是从狩猎业发展来的。从阴山的自然环境看，是根本不适于种植的，不要说生产力低下的遥远古代，即使在现代，在这里发展农业也是不可能的。阴山地区于何时，又是怎样由狩猎